

白雪遺音

一

5520

~~151488~~

明清民歌時調叢書

白雪遺音

〔清〕華廣生編

『明清民歌時調叢書』出版說明

古代民歌是我國寶貴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。它們以新鮮潑辣的藝術風格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，經常地給我國古典詩歌以新的營養而推動它們發展和進步。在古典詩詞戲曲逐漸趨向定型而缺乏旺盛生命力的明清時代，民歌時調却隨着人民的喜愛而獲得了新的發展。雖然由於它們過去始終處於被壓抑的地位，得不到有利的流通和保存的條件而大部散失，但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少數結集看來，它們的形式是多樣的，語言是生動的，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感情也是極其大膽深刻的，這些，都能光芒四射地顯現了當時人民的無窮智慧，很值得我們珍重和借鑒。

自從新民歌運動像春花一樣開遍了祖國大地以後，大家

對古代民歌也愈加重視，研究探討的工作正在大力開展，因此對於許多不易得到的原始資料，就有着迫切的需要，我們這一套叢書，就是爲了供應文學研究工作者和部分宣傳工作者的參考探索之用的。

這裏所收作品，據我們看來，大部分經過了封建文人的竄改，其中還不乏他們的擬作；即使是屬於人民的某些作品，也難免不受到當時統治思想的影響，因而在這些書裏精華和糟粕雜陳的情況不能說不嚴重；但因爲它們究竟還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風格，所以我們在這次整理時，一律保留原來面目，不加刪節，讓讀者自己去分析、利用。同時我們決定用控制流傳範圍的辦法，以免發生某些不良的影響。

序

『白雪遺音』是清嘉慶、道光年間罕見的小曲總集，過去只有鄭振鐸編過『白雪遺音選』（一九二六）和汪靜之編過『白雪遺音續選』（一九三〇），距現在已經三十年左右了。全部的『白雪遺音』一直不曾翻印過，因此許多重要的作品也就一直未能見到。現在中華書局排印『白雪遺音』，作為內部發行，以供學術研究，這是令人高興的事。

『白雪遺音』的編者是華廣生。他是一個不知名的人，我們很少知道他的生平，只知道他字春田，山東歷城人，生於清乾、嘉間，如此而已。但我覺得他對小曲比較王廷紹內行，因此也比王廷紹的『霓裳續譜』要編得好一些。『霓裳續譜』前三卷悉為西調，這是好的，但後五卷就不能按調分編，各種曲調紛然雜陳，毫無次序。這部『白雪遺音』就編得井然有序，按調排列，易於檢閱，它與『霓裳續譜』後五卷一樣，大半都是小市民寫作的，在民間特別在城市中流行。後來的小調無論內容和形式上都受到這書中所收的一些小曲的影響，例如『五更相思』受『日落黃昏』的

影響『青陽扇』受『紅紗扇』的影響，『賣雜貨』受『賣香烟』的影響等等。現在我就按卷談一談我的一些感想。

卷一計收〔馬頭調帶把〕二一首，（其中『展花箋』目次上多寫了一首，未計入）鄭選僅收六二首，汪選僅收三六首，合在一起還不到原書的一半，原書後面附有〔嶺兒調〕三四首，鄭選僅收七首，汪選僅收四首，合在一起還不到原書的三分之一。所謂〔馬頭調〕書前附有曲譜，注明板式和工尺，這也可以看出編者是一個行家。所謂『把』都用小一號字印，尤爲細緻，大致每句的字數約爲七、四、四、三七、三七、四四、三七、三七，共總是七十三個基本的字，分爲七小段，每段後面有把，一般是四五個字，也可以加小段，每加一小段後面總有『哎哟』二字，表明這一段是加上去的。

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。『霓裳續譜』是乾隆六十年即一七九五年小曲的總集，『白雪遺音』是緊接着的嘉道年間小曲的總集（這書有嘉慶甲子即一八〇四年的序，刻於道光八年即一八二八年），時代相差僅只九年，『白雪遺音』中很多〔馬頭調〕大致與『霓裳續譜』中的〔寄生草〕相同。究竟是馬頭調借用了寄生草的曲詞呢，還是二者本來就是一種曲調的兩種名稱呢？

這就很難決定了。我個人頗傾向於前者。因為仔細辨別起來，「寄生草」有時少一個字，又有時少末了一段兩句；但「寄生草」可以末段用重頭。

本卷開端十二首主要是寫景。接着有四十幾首是戲曲故事，這可以讓我們知道當時流行的是哪一些戲。如「戲名」云：

鐵冠圖，孫富廷私行夜來探，（尼姑思凡。）孫龐鬪智，張飛趕船，（怒斬貂蟬。）滿牀笏，假裝瘋魔十五貫，（擊鼓鳴冤。）潘姑學舌，霸王別姬雙打店，（扎鎗在御花園。）日斷雙釘，夜斷三賢，（辭曹過五關。）風箏誤，羅成托夢中亂箭，（林冲奔梁山。）飯店來認子，單鞭奪槊回頭岸，（裁衣挑簾。）

以上，第一小段是「鐵冠圖·探山」和「思凡」；第二小段是「馬陵道」「西川圖」和「斬貂」；第三小段是「滿牀笏」「敬德裝瘋」和「十五貫」；第四小段是「胖姑」（原書誤作潘姑）「千金記·別姬」和「打店」；第五小段是「雙釘記」「夜斷三賢」和「古城記」；第六小段是「風箏誤」「淤泥河」和「寶劍記·夜奔」；最後第七小段是「尋親記·認子」「單鞭奪槊」「金不換」和「義俠記·挑簾」。

裁衣』其中『夜斷三賢』不知是什麼戲，『扎鎗在御花園』也不知何指。不過，其中讓我們知道了當時已經相當注重所謂『武班戲』，並且不限定雜劇傳奇，也唱亂彈如『於泥河』、『斬貂』、『打店』之類，都是『綴白裘』第十一集上所有的戲。『雙釘記』也應該是亂彈。『敬德裝瘋』大概是弋腔。三國戲如『古城記』之類可能也是弋腔。

『閒唱』讓我們知道『馬頭調』有哪一些流行的曲詞，實際這一首是『集〔馬頭調〕名』：

悶來時閒唱個〔馬頭調〕，（免得心焦。）花前月下，把絃子輕挑，（調兒彈的高。）唱一個望江樓兒燈花爆，（緊接着高君保。）再唱那哈叭狗兒汪汪叫，（情人似鮮桃。）小小尼姑，錦屏春曉，（明月當空照。）有心事兒常常夢，桐葉驚風秋來到，（最喜的這一對鳥。）饒一個河裏有個魚兒跳，（吵的人睡不着。）

以上，第三小段是『望江樓兒』、『燈花爆』和『雙鎖山』，第四小段是『哈叭狗兒（汪汪叫）』和『情人好比（鮮桃樣）』，第五小段是『小小尼姑之二』（首句爲『小小尼姑』），『濟南八景』（首句爲『錦屏春曉』）和『一輪明月（當空掛）』，第六小段是『有心事兒（常常夢）』、『桐葉驚風（秋來到）』和

『一對鳥兒』第七小段是『河邊有個魚兒跳』這十二首小曲除『小尼姑之二』是猥褻的以外，一般都寫得不壞。『一對鳥兒』『魚兒跳』『一輪明月』『情人好比』都不同凡俗。這裏錄下一首『有心事兒』

有心事兒常常夢，思想多情。醒後的淒涼更自兒不同，（孤孤零零。偏偏明月照紗窗，欲待成夢難成夢，（懶聽更鼓聲。恨薄倖，有你在時何須夢，（你快回程。奴把那窗戶洞兒，一個一個一個個遮住，莫叫那月影兒照明，（賭氣吹銀燈。似這等暖不熱的紅綾，怎不叫人心酸疼，（杏眼不住睜。恨那不做美的風，吹的鐵馬聲相動，（叫人好心驚。）

另外『李毓昌案』是本卷中比較特殊的一篇，在許多情歌以外別具一格：

江蘇有個山陽縣，（水災奏君前。當今聖主賑濟塗炭，（恩旨到江南。督撫委員查戶口，遇着賊官王伸漢，（有心把賑瞞。好一個委員李縣主，不肯依從，賊官定計，買囑三祥，暗使毒藥，遂把忠良陷，（一命染黃泉。委員李爺，死的可憐，（令人心酸。上天念忠義，勅封城隍在棲霞縣，（顯聖到家園。路遇舊友敘苦情，因此破案，奏聞帝主，龍顏大怒，拿問賊官，立正典

刑，從人李祥，摘心活祭，追封李爺，纔把冤枉辯，（萬古把名傳）

這小曲說明人民的愛憎，人民喜愛的是能爲老百姓謀幸福，不肯隱瞞賑濟款項的正直的縣主李毓昌，人民憎恨的是賊官王伸漢和他的隨從李祥（有一處誤作『三祥』）

〔嶺兒調〕的體式與〔馬頭調帶把〕差不多。試分析『紅樓夢』

曾有一部紅樓夢——何人所評？

越思越想，（盡）都是癡情——俱在（花）園中。

（好一座）大觀園，樓臺亭閣真雅靜——萬紫千紅。

（你看那）賈寶玉，獨占羣芳恩愛重——個個弄情。

黛玉寶釵，襲人香菱——與衆（更）不同。

最可恨，抓尖賣乖王熙鳳——吃醋（落）罵名。

這才是，十二金釵歸賈政——生死（在）金陵。

凡括弧裏面的字都是襯字。這一首完全適合七、四四、三七、三七、四四、三七、三七的規律。其他各首，

當亦類此。編者把這兩種調子放在一起，應該是知道二者的密切關係的。

卷二計收〔馬頭調〕三〇四首，鄭選僅收三八首，汪選僅收一四〇首，合在一起只是原書的一半多一點。後附〔滿江紅〕等二一首和〔銀紐絲〕等八首。鄭、汪二選都不曾選〔銀紐絲〕，大約是嫌篇幅長。鄭選收〔滿江紅〕五首，汪選收七首，合在一起也只一半多一點。

〔寄生草〕與〔馬頭調〕每人大同小異，隨便對照一下『霓裳續譜』卷四和『白雪遺音』卷二，就發現至少有二十幾首是近似的：

霓裳續譜卷四

白雪遺音卷二

* 三月裏桃花放

三月清明

春來春去春常在

春常在

事不關心關心則亂

事不關心

三陽開泰和風至

三陽開泰

石榴花兒顏色重

石榴開花

人兒人兒今何在

人兒人兒

相思害的我難移步

相思害的

相思牌兒在門前掛

相思牌兒

得了一顆相思印

相思印

我勸情人醒醒吧

叫聲情郎

情人進門你坐下

冤家進門

熨斗兒熨不開的眉頭兒皺

熨斗兒

^{*} 噯啲啲實難過

睡鞋占課

我勸情人別生氣

我勸情人

我不怕誰誰不怕

我不怕誰

繡房緊靠書齋近

繡房緊靠

^{*} 綠柳兒垂金線

綠柳發青

情人進門你坐下

送頭髮

寫情書

欲寫情書

有一個妞妞兒

有一個妞妞

閒來無事街前逛

閒來無事

我的貓兒誰偷了去

不見貓時

上面『霓裳續譜』以第一句作爲小曲名；其中有*的三首，第一句都只有六個字，但〔馬頭調〕第一句却應該是七個字。因此，『三月裏桃花放』不得不改爲『三月清明桃花放』；『噯啲啲實難過』不得不改爲『噯啲啲實難過』；『綠柳兒垂金線』不得不改爲『綠柳發青垂金線』。這就是我斷定〔馬頭調〕不是〔寄生草〕的別名而是借用了〔寄生草〕詞句的理由。試取最簡單的一首〔寄生草〕來看：

最喜的黃昏後，並香肩上翠樓，牙牀上，錦被兒香薰透；喜今宵，好事兒天成就。金釵零落，雲散雨收。羞答答，銀牙咬住羅衫袖。（重）

由此，可以將兩種曲調每句字數作一個比較：

小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

〔寄生草〕字數 33 33 36 36 44 37 37(或0)

〔馬頭調〕字數 7 44 37 37 44 37 37

差別雖較微細，究竟是不同的。〔寄生草〕第二句雖只有六個字，但一般還是用的七字句，不過有時不是四三，而是三四；這是由於本來是三三，可以在上面加一個字，也可以在下面加一個字的原故。因此下面幾句就不得不有所改動：

標題

寄生草

馬頭調

人兒人兒

花兒花兒爲誰開

花兒花兒爲的是誰開

相思印

領了一張相思憑

領了一張相思的憑文

睡鞋占課

半夜三更睡不着

半夜三更睡又睡不着

相思牌兒

買相思的來問咱

買相思的人兒他來問咱

三月清明

掩映着幾樹垂楊

眼望青時幾樹垂楊

欲寫情書

煩個人兒使不的

煩個人兒又使不的

石榴開花

玉簪花兒白零零

玉簪花開白色零零

冤家進門

街坊家出了油花

街坊上面出了油花

大致說來，用〔馬頭調〕來翻〔寄生草〕，每每是〔寄生草〕有可取之處，才來翻調。振鐸曾指出明代小曲〔掛枝兒〕中的『荷珠』與『白雪遺音』中〔馬頭調帶把〕『露水珠』相似，『鷄』與〔馬頭調〕『喜只喜的』相似（『中國文學研究』第一〇二八—九頁），可見這種翻調的風氣是一脈相承，由來已久的。

本卷優美的情歌，俯拾即是，我不想舉例。我只舉一首政治歌謠『不認的糧船』，却是鄭汪二氏所不會選用的：

不認的糧船呵呵笑，誰家的棺材在水面上飄。引魂旛，飄飄搖搖在空中吊；上寫着，欽命江西督糧道。孝子賢孫，手打着哀篙。送殯的人，個個都是藤繩套；齊舉哀，不見那個把淚掉。

這首小曲是全部『白雪遺音』中較好的一首，它表現了人民對於『欽命江西督糧道』刻骨的仇恨。據我的看法，棺材並不是指督糧道真地死了，而是把他的糧船比作『棺材在水面上飄』，把欽命的旗幟比作『引魂旛，飄飄搖搖在空中吊』，把一些拍馬屁的下屬官員比作『孝子賢孫，手打着哀篙』，而那些被鎖拿的欠了糧的老百姓比作『送殯的人』，却又被『藤繩套』着，他們『齊舉哀，不見那個把淚掉』。只是憤恨自己所受的壓榨，即使江西督糧道真的死了，他們拍手稱快還來不及，也決不會掉眼淚的。過去一向稱讚元代睢景臣的『漢高祖還鄉』散套，不料現在我們又發現了略有類似的『不認的糧船』，這跟寫農民不認得漢高祖的儀仗，不是同一機杼麼？

倘若一定要舉情歌的話，那末我想舉『窮妓』，該不至於說我是大煞風景吧：

清晨起來門邊站，身上無衣怨着天寒。這幾天，何曾見個嫖客面；遇一人，一把拉到構欄院。不當你是調情，只當你是可憐。可憐我，三天吃了一頓飯；叫爺們，給我八個大錢吃碗麵。這種妓女，在別的小曲裏也有所表現。她們所遇見的最『高貴』的嫖客常是衙役，次之就是轎夫、騾夫。她們被稱爲『下等妓女』，她們處在人間地獄，痛苦到連『八個大錢吃碗麵』也求之不得，其

他就可想而知了。

卷三內容較雜，主要是〔剪靛花〕三十五首，〔起字呀呀哟〕三十五首，〔八角鼓〕四十九首以及〔南詞〕一百一十首。其他有〔九連環〕一首，〔小郎兒〕四首，〔七香車〕一首。〔霓裳續譜〕中〔剪靛花〕散見卷四到卷八，翻閱極爲不便，現在『白雪遺音』彙編一處，閱覽起來，就方便得多了。其中有不少首是與『霓裳續譜』相同或大同小異的，此處不再一一開列。『白雪遺音』裏還有一些〔起字呀呀哟〕在『霓裳續譜』裏却是〔岔曲〕或是〔平岔〕。例如『香閨冷落』、『賜兒山』、『夏景天』、『靜坐幽齋』、『雨過天涼』、『教奴好急（惱）』、『開龍舟』、『五月裏端陽炎熱天』、『朝思暮想』、『鋸缸』（『本在村鄉』）均是。最奇怪的是，『霓裳續譜』裏的〔馬頭調〕不多，除〔平岔帶馬頭調〕三首以外，以〔馬頭調〕爲調名的，一共只有三首，這三首在『白雪遺音』裏，却都稱爲〔起字呀呀哟〕。我已經分析過，〔馬頭調〕的字數應該是七，四四，三七，三七，四四，三七，三七。但『霓裳續譜』裏這三首所謂〔馬頭調〕怎麼樣計算，也不合規格。這就是『朔風兒透屋』、『緣法未盡』和『郎君病犯』。〔馬頭調〕早已失傳，幸賴『白雪遺音』猶存曲譜，我敢說『霓裳續譜』上的〔馬頭調〕是錯誤的。